

父愛燈塔

祖父和父親都是小鎮名醫，祖父90歲退休，父親82歲仍在行醫。他們如同燈塔，指引著下一代的方向。因著那道光，縱使在黑暗中，我也不致迷失…

口述／大腸直腸外科 主任 陳自諒 撰文／林秋秀



父親，男人最溫柔的名字。

相對於5月熱情綻放的紅色康乃馨，帶有韌性的蒲公英及秉性剛強的黃色石斛蘭，這樣含蓄卻不吝嗇的親情，才堪成為父親的象徵。

選擇行醫這條路，要從曾祖父開始說起。曾祖父患有氣喘宿疾，突發性的呼吸窘困是經年累月的老毛病。有一天，曾祖父氣喘發作，趕緊央請鎮上醫師來家裡看診，醫師因故推託不來。「家裡一定要有一位醫師！」曾祖父一氣之下，打電報到日本，硬是要正在攻讀法學院的祖父轉讀醫科。

祖父行醫濟貧病， 父親繼承衣鉢

祖父陳景崧是小兒科醫師，於日本大學醫科畢業後，回到台

96年5月和父親同赴上海參加腹腔鏡大腸切除研討會
(陳自諒提供)



灣，在純樸的彰化田中老家開設「景崧醫院」，治癒病患無數，而且他從來不收貧困鄉民的醫藥費，在鄉里傳為美談。我小時候只知道家裡住了一位妙手回春的活神仙，不知道街頭巷尾流傳的「先生緣，主人福」，說的正是我醫術精湛的祖父。

父親陳時幸以優秀的成績畢業於台大醫科，並赴美接受全科訓練。在韓戰爆發的非常時期，美國正鬧醫師荒，父親曾投入當地的醫療工作，為的不是薪酬，而是醫師以救人為職志，只要病患需要，自應挺身而出。

父親為繼承家業而回台，回台後與祖父同時在景崧醫院看診，醫院裡總是擠滿了候診的病人。祖父和父親以病人為優先，所以我家吃飯的時間跟別人家不一樣，午餐是下午4點，晚餐是晚上10點。祖父、父親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很短，但是替病患治療的時間很長，在他們的行醫生涯中都是如此。

遵父命自美返台，職籃球員夢碎

我在美國長大，受美國教育，接受美國文化的薰陶。美國，有著新鮮的空氣、寬廣的馬路、豐富的資源，我開了眼界，愛上了這塊土地。高中時，我又愛上了籃球，愛上了在籃球場上馳騁的快感，我成了籃球場上火紅的明星控球員，在陽光下揮汗，對應著閃閃發亮的獎狀與標章，生活是如此美好與光榮。

在人生的旅程裡，慢慢地你會了解，很多事無法如你所願。有時候，在你洋洋得意下定決心，許了願望的時候，就會來個大逆轉。就像擲骰子一般，在你眼前，突然由紅翻黑。

正在一切稱心如意之際，父親的越洋電話來了：「回台灣，你要做什麼都行！」在電話的這一端，我幾乎失去了理智。抗拒、叛逆、不諒解，自那一刻起，固執地在我心裡扎了根。



年輕時看診中的父親（陳自諒提供）

我沒辦法諒解父親，為什麼要在這個可以盡情揮灑的年齡，殘忍地逼我離開可以實現夢想的美國，將我剛萌芽的志向，硬生生的連根拔起。

歷經掙扎，我還是回來了！懷著無法成為職業籃球隊員的失落感，不甘心地回來了。回台灣之後，我好幾年沒跟父親搭上一句話，父子關係緊張而對立。也許是賭氣，也許是那一股還沒被磨掉的孤傲脾氣，我彷彿一直看到遺留在美國的梦想，偷偷對我招手。於是，我開始孤獨地在不同的籃球場，試著找回失去的自我，也或許在藉此尋找情緒宣洩的出口。

學醫之路多坎坷，父親包容力挺

生長在醫師世家的我，「醫師」這條路，很自然地成為我唯一的選擇。父親自認

為替我鋪了一條康莊大道，但我就是不想走。「你要認真思考籃球隊員和醫師，哪個職業的壽命比較長？」父親沒有逼迫，沒有威赫，只是溫和地問我。

慢慢地，我又接受了，接受了成為醫師的不歸路。對我而言，念醫學系是辛苦的。由於語言的不熟悉，成績大不如前，我開始自暴自棄，讀起書來有點兒漫不經心，行為吊兒郎當，功課被當，醫師國考考了兩年才過關。還好父親一直包容我，給我沒有後顧之憂的環境，給我重新學習的機會，我拿出當初在籃球場上拚命的狠勁，咬緊牙關往前衝。

在大學的畢業典禮上，父親開心笑著說：「我還以為你畢不了業！」第一次，我感覺自己長大了，做對了一件事。



全家到溪頭踏青（陳自諒提供）

不久，我兩度經歷重擊。由於學長的提拔，我回到家鄉服務，在某大醫院接受一連串的臨床訓練，卻在當年醫師節，外科的慶祝餐會上，因為尚未考上醫師執照而遭到冷眼與嘲笑。還有一次，正在急診值班，救護車送來一名重傷病患，我在第一時間趕到，開始進行緊急救護，打點滴、插氣管內管，正忙得不可開交時，姍姍來遲的主任劈頭說了一句：「你有多厲害？沒執照，再厲害也沒用！」

於是我重新拾起書本，在當第三年住院醫師時不負眾望，考上醫師執照。自那一刻起，陰霾盡掃，尊嚴回來了，心靈重見彩虹。同一年，我成了家，父親笑得更開心了。

感謝慈父好身教，默默助我成長

從小，我的家境優裕，父親總是傾其所能給我們最好的，讓我們從來不曾覺得匱乏，即使當我的表現令他失望，他依然對我充滿信心。父親用無聲的語言，期許我務實，教導我該服輸時要服輸，但是永遠不能放棄。

父親是謙和的智者，也是我崇敬的老師。他經常提醒子女團結的重要，他說：「一鍋飯一個人吃，吃不完；大家一起吃，大鍋飯會愈煮愈多。」如今我當了主管，依然不斷自我警惕，良好品質的醫療運作，必須做到「Team Work」。

父親待人處事極為嚴謹，但當我們行為偏頗，他不責怪不打罵，而是用更柔軟的身段來潛移默化。他也教導我們要誠實，這使得我日後在醫療中若稍有偏差，總能即時導正，並且勇敢承擔責任，從挫折中記取教訓，從失敗中學習成長。



父親與母親白頭偕老（陳自諒提供）

麥克阿瑟將軍為子祈禱文裡有一段話：「主啊！求你塑造我的兒子，使他夠堅強到能認識自己的軟弱；夠勇敢到能面對懼怕；在誠實的失敗中，毫不氣餒；在勝利中，仍保持謙遜溫和。」父親似乎也是這樣祈禱的，而上天回應了他。

與父同行不孤單，珍惜人子幸福

現在，父親和我就像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我出國進修，父親樂於同行；我上台演講，父親永遠是講台下最忠實的聽眾。我們一起走遍了美國、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…。前年有一場在中國上海臨床訓練中心舉辦的腹腔鏡大腸切除研討會，父親不但前往聽我講課，更與我一起學習腹腔鏡實作手術。這種「活到老，學到老」的精神，是最好的身教，是引領我不斷前進的動力。

我從困境中變得成熟，繼而能夠體會家庭的重要。如今，每逢假日的清晨，我喜歡陪著高齡82歲的父親散步，然後共進早餐。在綠樹搖曳的四合院裡，看著父親慈愛的臉龐，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自己的幸福。

黃色石斛蘭在炎熱的8月，依舊開得燦爛，這是父親的笑容啊！🌸



前年在上海舉辦的腹腔鏡大腸切除研討會，父子共同實地操作（右為陳自諒主任，左前是其父陳時宰老醫師）